

短篇 小说 选

宗璞

汪曾祺

关仁山

郑万隆

陈继安

张廷竹

长相思

露水

醉鼓

人物笔记

都市隐居

中国无被俘空军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短篇小说选

《中华文学选刊》编辑部编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93短篇小说选/多人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12

ISBN 7-02-001988-9

I.19… II.多… III.短篇小说-中国-现代-选集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5502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6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875 插页 2

199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980

定价 13.00 元

目 次

摇荡	王 炬(1)
大窑	柏 原(28)
马路动作	铁 凝(47)
洋饭二吃	(台湾)周腓力(57)
长黄瓜短黄瓜	晓 苏(75)
餞水	阿 成(84)
第一人称	史铁生(90)
寻	[美国]黄运基(104)
小世界	江 敏(117)
佳人出塞	[法国]郑宝娟(135)
绝唱	谈 歌(147)
关于吹牛	雪 原(154)
都市隐居	刘继安(177)
北京“面的”1818	陈世旭(194)
明天割麦	高建国(211)
屠妇老塘	刘庆邦(224)
拔河队	阎欣宁(243)
女誓	李贯通(264)
关于刀的故事	何立伟(281)
浸润与流荡	南 翔(292)
焦躁的街道	(台湾)江 边(317)

中国无被俘空军	张廷竹(339)
长相思	宗 璞(353)
灌黄鼠	曹乃谦(366)
露水	汪曾祺(376)
人物笔记	郑万隆(383)
祖宗	毕飞宇(399)
秘密发现	于艾香(410)
梦镜	[美国]李 黎(427)
等待星期六	裘山山(457)
出使	杨剑敏(476)
醉鼓	关仁山(485)

摇 荡

王 炬

一

天有不测风云。

办公室主任刘风山听得消息的刹那，惊呆了。

他怀疑自己不小心走入了一个永难解脱的梦中。他恍惚地站在厕所里解着衣扣。一个小时后，他才渐渐清醒，意识到自己站在厕所里，而且脱掉了上衣。他不明白为何要到这儿来，所幸是男厕所。

二

事先没任何消息。

突然得让人受不了。

当时他正在打字室印一份文件，他和打字员杨芳边干边说话，议论报纸上最近那些提法。他俩都觉得报纸上喊“砸三铁”，喊得倒挺凶，但恐怕是雷声大雨点小，还遥远得很。杨芳很认真地问他：“砸了‘三铁’，社会主义优越性哪去了？”他的觉悟和水平毕竟比杨芳高，他说了几句从报上学来的话，杨芳便点头。主任毕竟总读报，会说。她就这样看他。后来俩人取得了一致：砸“三铁”也砸不到咱们这儿来，野鹿钢铁公司有钱，不像一些亏损

单位，不砸不行。野鹿钢铁公司用不着砸。

“咱们最要关心的，是把这份文件印好。”他说。

是的，砸不砸“三铁”和刘风山有什么关系呢。最重要的是干好眼前的工作，云书记要他今天务必把这个文件印出来，发出去。

文件是他起草的。凡是这些重要的文件，他都不放心让秘书去起草。秘书陆聪是学采矿的本科生，心粗得很，而且不肯用功。弄文件误过好几次事。所以像眼下这份治理脏乱差的文件，他只有自己动手，否则就说不准吃一顿批评。办公室主任没有一个好秘书，是他的悲哀。他要亲自起草，亲自校对，亲自印刷和装订，然后挑几份最整齐干净的给几位主要领导送去。领导们很注重这样的事，办公室的工作如何，往往在这些事上被说出个一二，他必须让领导满意。而事实上，领导对他也相当满意。他现在所做的，是让这个满意保持下去。而令他不解的是，每当他忙得一塌糊涂的时候，陆聪没有羞耻感地坐在沙发上读英语，陆聪难道没觉察到他的秘书位置已是岌岌可危？刘风山不止一次地想过把他换下去，只是一时还没有顶替他的合适的人选。刘风山干活不再叫他，刘风山希望他终有一天主动提出辞职，而不是刘风山将他赶走。刘风山不愿意被那些虎视眈眈的同事们指责什么。

这份治理脏乱差文件是他遵照野鹿钢铁公司的精神，结合了黑峰山铁矿的具体情况起草的。当然，这份长达 15 页的文件花费了他这个中学语文教师出身的办公室主任不少的精力。他既要在文件中布置全矿各车间的具体工作，又要想尽办法让各车间科室的领导满心欢喜，让他们在受表扬的同时，觉得所受的辛苦领导没有忘记的同时，接受这份文件。材料里头学问相当大。你要发现每个车间科室的成绩，但又要在遣词造句时让那

些真正有成绩的人感觉不到不公平。要平衡,但平衡时又要注意由平衡而造成的不平衡。这必须靠多年的对业务的谙熟和对每一个中层领导的了解,靠文句之间的巧妙语气和似是而非的模糊技巧,靠整体肯定宏观赞美而局部否定微观指责措辞得体,粗中有细,柔中有刚,方方面面,四平八稳。

令刘风山对秘书陆聪最反感的,其实倒不完全是他的粗疏和懒惰,而是他对刘风山博大精深的轻率的否定,他竟然当着顶头上司的面,说刘风山起草的文件“里头充斥着满篇的废话和似是而非的谎言”,“有三分之二可以去掉”。

刘风山不直接反驳他,而是让自以为是的本科生拿着他认为是的文稿去找主要领导。领导们对本科生起草的东西火冒三丈,他们甚至怀疑陆聪上大学一定是用极不正当的手段混到了毕业证。

看到陆聪垂头丧气的样子,那才解恨。但陆聪却很少垂头丧气,他将被领导们打回来的文件推到刘风山桌子上,淡淡一句:“他们认你那一套!”能把刘风山气死。

刘风山已经不指望陆聪虚心向他学习了。曾有一度,他想教这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写公文的技术来着。在十年的办公室工作生涯中,他积累了大量的公文语汇,他熟悉各种公文的体式,能巧妙地加以创造发挥,他善于将枯燥无味的东西归纳得有条有理,比如眼下正印发的这份文件,被他天才地总结出“五个整齐、六个干净、七个必须、八个不许”。一份文件有了这些东西一下子显得格外生动。他为自己的创造而欣喜,他看着白纸上印满了整齐的黑字,想到这些将被许多人阅读和朗读,全矿一千多人将为这份文件而奔走忙碌,他的心房便鼓胀着巨大的喜悦。他再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前途。

他今年刚满 38 岁,做到正科级。他从没有怀疑过只要继续

保持下去，做到县团级有什么问题。不仅是他自己，黑峰山铁矿所有干部都这样想。他们从不敢得罪他，因为说不准哪天，他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了。他已被列为第三梯队，他耐心地等待着时机。他时常坐了小车回到他当年曾工作的学校，他看到当年的同事们依然像磨道里的毛驴一样单调地忙碌着，他们意气消沉，都老了，更瘦，更疲惫，无奈而拘谨。他为自己的命运而感谢上苍，天呐！

陆聪？他怎么说文件里的这些东西是满篇的废话呢？他说有很多东西没丝毫的用处。他什么时候才明白过来呢？

油印滚子欢快而忙碌地转动，杨芳俏丽的脸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刘风山像对待亲妹妹般地关怀着这个年方 24 岁的打字员，并托人给她介绍对象。虽然她谢绝了那些他看来满不错的小伙子，但她对他的信赖却有增无减。他和她在一起工作，他觉得愉快和年轻。

胜利在望，再有一会儿就印完了。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是云书记打来的，通知刘风山十点三十分到东三楼小会议室开个会。刘风山小心地用两个没弄上油墨的指头捏着话筒，他答应道：“知道了，云书记。”他为自己柔和谦卑的语调感到满意。

事后他才发现自己竟是那么疏忽，忽略了那么多非常重要的细节。首先历次会议都是书记先通知他，由他根据会议内容布置安排会议，他自然知道通知哪些人到会，而今天却是云书记通知他开会；二是云书记电话里的声音是那样的压抑和低沉；还有一点就是以往云书记根本用不着给他打电话，他只需推门进来喊他。云书记和他只有一墙之隔。

他加快了速度。他争取在会上将这些文件发下去。

中间出了点小故障。杨芳往油印机里挤油墨时，喷出来一

滴，落到他的衣袖上。杨芳立即给他擦净了。整个过程大约进行了四分钟。在擦拭过程中，杨芳的青春气息撩拨了他沉睡的柔情，使他的心房感到了女性的温暖。这是他妻子不能给予他的。但那星油墨并没有擦净，事后他每当凝视那点隐约的黑污时，总觉得它是个象征，暗示他的日子开始了阴晦的时刻。

然后他们匆忙地装订了十几份。他想趁着开会，先分发给部分领导。这样做有特殊的效果，他将给云书记造成办事干练、迅速的印象。用不着通讯员去各车间科室分发了，会一散，他们会主动到办公室来取。

这样，他赶到东三楼会议室时，是十点四十二分。他迟到了十二分。按惯例他没有迟到。可是今天却一反惯例，会议正点进行，而且仅仅开了十分钟。他走到门口时，会议室门正开着，他看见他的同僚们神色黯然地朝外蠕动。

然后，他就知道了这次会议内容：从今天起，黑峰山铁矿被宣布撤销了。黑峰山铁矿的科级干部由白峰山铁矿酌情聘用，凡不聘用的一律按一般干部对待，将不再享受原先的职务待遇。

黑峰山铁矿的历史本来就不乏幽默，在历史结束的瞬间，这次会议又给它加了一笔幽默：这是黑峰山铁矿历史上最短的一次会议。

在黑峰山的历史上任何一次会议都比这次长几十倍。但这次短会所决定的内容却是以往所有会议的总和。它否定了黑峰山铁矿一千多干部职工近二十年辛辛苦苦的历史。有几个工人吵吵着将这次短会，作为世界之最编入《吉尼斯大全》。

三

中午，黑峰山铁矿举办了比较丰盛的宴会，招待前来宣布这个不祥决定的野鹿钢铁公司的一个副经理和组织部长。这次宴会破格地将全矿四十多名科级干部都叫来做陪，同时还有一些主要科室的一般工作人员。

陆聪再一次表现了他的不成熟，他用几乎让所有人都听得见的声音说这是最后的晚餐。

立即有一个不晓事的干事反问：“怎么叫晚餐？这是中餐。”

所幸的是陆聪没有进一步解释，他点燃一根烟，神态中竟有一二分悠闲。

菜上来了。公司领导举起酒杯，代表公司领导向在座的各位表达敬意，语句相当简略：“你们为野鹿公司的事业腾飞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代表公司领导向各位表示崇高的敬意，大家干杯！”

大家稀稀落落地起立，并没有人真的干杯。刘风山落座后，还在斟酌副经理的话。把黑峰山十几年的努力，说成“应有”的贡献，在最后的瞬间都不肯滥誉，可见这一届公司领导的严谨，但又不免显得有些冷峻。刘风山心里有些酸意。

大家悄无声息地吃着菜。阳光从窗子里射进，刘风山看见在光柱中跳荡的纤尘。他觉得这群正在默默吃喝的人其实跟这些光柱中的尘埃没任何的两样。再看光柱丢在地上，将印满足痕的地板衬托出毫无生气的肮脏，真有一种黄昏的感觉。抬头去看陆聪，竟闲适地喝酒，似乎无一些旁人那重重的愁怀。

他一定是个心性很粗的东西。刘风山转过头来，将目光聚在自己的杯前。他努力地使自己想一点什么东西，他觉得自己

应该把该想的问题想透，那样才临危不乱，从容地作出正确的决定和抉择。黑峰山从今日起就划归为白峰山铁矿，成为它的一个车间。刘风山们以往的政绩都被今日一个短会化解为零。能否继续受聘，能否继续保持正科级的资格，一切都无法预料。而若失去这一切……太不可思议！花了整整十年，积攒了这点东西，轻而易举就没有了，这怎么可能？什么地方都说不通。就像一个商人，苦心经营了几十年，有了一笔财富，本来他可以享用这笔财富了，可是没等他享用，却被一个小偷将一切偷走了。偷走人的希望，天理难容呵！刘风山觉得自己的什么东西正是被人抢走了，不是偷走，而且是公开地，大摇大摆地，冠冕堂皇地抢走。刘风山十年的含辛茹苦即将被人抹掉！

他的心里空空的，既无愤怒，也无伤感，他无法进行思想，心里什么也没有。

两位公司领导面色平静地吃了饭，提前离桌了。云书记和另外三位矿长起立将领导送出去。他们将公司领导送上小车后，又返回来喝酒。他们大约在领导面前也感到压抑，他们要在下属们面前弥补刚才的损失。他们放高了声音，号召大家干杯。

气氛活跃了，但那是哀伤的活跃。有人背起了“劝君更进一杯酒”之类的诗句，整个酒宴充满了模仿古人的依依惜别的情绪，不少人故意将自己的前途描绘得惨不忍睹，使本来笼着轻愁的场面增添了造作的诙谐。但哀愁仍是佐酒的好菜，酒被迅速地灌进喉咙。大家互相模仿，争相描绘自己的惨淡的处境。这些科级干部们第一次享受了文学艺术的快乐，他们掉下了眼泪。形象思维使他们获得了痛苦的满足。不少人在这个瞬间发现自己潜在的艺术天赋。

整个酒宴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多，不少人唱了歌，还掉了泪。刘风山再一次巡视大家，他又恢复了信心：这里头也许有些

人被淘汰,但绝不应该是他刘风山。

当云时仲书记悄悄离开酒桌的时候,他踩着云书记的脚后跟来到办公室,他仍像以往那样给云书记沏了杯茶,然后坐在云书记对面的沙发上。他要问问清楚,是否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将这些科级干部一律交给白峰山像处理垃圾似的处理:有用的留下,没用的扔掉。他觉得云书记既然仍保留正处级级别去市里另行安排,带走几个人是不应该有问题的,云书记不会扔下他刘风山不管。

但他马上明白了,他根本不了解他的顶头上司。

谈话进行得相当艰难。

刘风山说:“我觉得公司的决定太突然了。”他试探地切入话题。

“突然吗?”对方将脸扭向窗前的几盆花,“我觉得不突然。”

刘风山刚才没有多喝酒,就是为了能够思路清晰地和云书记深谈一次。他有预感,这极有可能是他独自占有和云书记在一起的唯一机会。但他没料到一开始云书记就来了个居高临下。书记淡漠的语气,否定了刘风山的思想认识水平,使办公室主任显得那样浅薄和表面化。刘风山过低地估计了云书记,他原认为云书记一定会发牢骚,表达对公司领导这个决定的不满,一定会流露伤感和悲痛,毕竟他是这儿的党委书记,让人连锅端了,一点感慨也没有?

或许,这仅是云书记做出的一种姿态吧。刘风山希望这仅是一种姿态:向下属证明自己觉悟得早。但云书记接下来的话使办公室主任大吃一惊:

“依我看,黑峰山铁矿不是今天应该撤销,十年前就该撤销,或者说当初就根本不该成立。有些人想不通,为什么不通?黑峰山铁矿从建矿至今,每年赔几百万,为什么不撤销?撤得愈

早，赔得愈少。谁都应该想通。”

似乎是说给刘风山听的，又似乎不是。他说的大道理，当然很站得住脚，可是这些科级干部呢，辛辛苦苦做到如此成就，难道就白做了不成？可是这些话此刻又无法对云书记说。

“云书记调回市里，可以和家人团聚。但不知怎样安排……”

“爱往哪安排都行，反正级别不能动。我被流放到这地方，整整十二年了……”

这才是云书记真正的一面。刘风山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十年了，云书记从未向任何人流露过怨恨情绪。他原来一直也有不满的地方！可是他从来没向任何人讲过他想过一般人的团圆生活。他是从公司派下来的干部，全家都在市里，他想回去，符合人之常情。但他的团圆之梦，却是由黑峰山铁矿的命运为代价，是以四十多名科级干部未卜的命运为代价，不是太残酷了吗？当然，刘风山知道，这样想，也是很不公平的，难道云书记有什么责任吗？

刘风山明白了，自己在这儿寻找知音和共鸣是非常可笑的。云书记现在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命运，关心的是和家人团聚后的充实的日子。刘风山算什么呢？是他的一个忠实的下属，是尽职责的为他服务的办公室主任，今后这种关系将不复存在。刘风山和其他科级干部一样，孩子老婆都在黑峰山，往日全家欢乐的时候，想到过云书记的孤独吗？云书记现在的冷漠，难道有过分的地方吗？云书记以往对下属都非常和蔼，那是便于工作的需要。现在，你刘风山还想讨取什么吗？

刘风山知道该告辞了。但他仍尽力使自己的辞别不太突兀，他艰难地寻找语言表达对离开云书记这样的好领导的惋惜之情，说云书记的许多东西自己还没有完全学到手。

云书记站起来，用花铲挖花盆里的土。说道：“官场有情又无情，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刘风山等着听下文，却没有了。刘风山告辞，云书记却说：“你的事，我记着。”

这便是刘风山要得到的最大许诺了吧？他惘然若失地离开云书记办公室。

四

黑峰山铁矿建于1974年。根据401地质勘测队的测算，这儿的铁矿石总量不低于1.7亿吨。按照当时我国的采矿水平，在此投资建一个中型矿山，每年的矿石产量应不低于240万吨。白峰山铁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大铁矿，每年的矿石产量也不过是它的六倍。根据对矿样分析的结果，黑峰山的铁矿石无论是含硫量还是含氟量都大大低于白峰山。它的无氟低氟氧化磁铁矿品位高达38.4%，整整比白峰山的氟化磁铁矿高了7.2个品位。从整个野鹿钢铁公司来考虑，不能不说黑峰山铁矿是白峰山铁矿的重要补充，白峰山铁矿特殊的高氟高硫矿石使冶炼专家们伤透了脑筋。野鹿钢铁公司当初的领导们，设想仍以白峰山铁矿的年产1400万吨矿石为生产的主要依托，以黑峰山的高品位氧化磁铁矿为补充，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澳大利亚铁矿块的买进，从而降低成本。如果按设计，黑峰山铁矿向公司输送200万吨矿石的话，不仅延长了炉龄，而且省免一大笔外汇，那是怎样美好的前景呢？野鹿钢铁公司下了决心，在黑峰山投资建矿。

然而不幸的是，这座设计上令人振奋的矿山，并没让决策者们振奋。自投产以来，它从未达到设计的产量。它的最辉煌的

1986年,也仅仅是生产了60万吨。后来,它便一直在50万吨左右徘徊。那些宝贵的矿石紧紧嵌在了岩石之中,大量的岩石,使剥采比达到4:1,比以地形复杂在世界矿山罕见著称的白峰山还高出了一倍。野鹿钢铁公司为了使指令准确,不得不派出自己临时组建的勘测队,对已经由国家权威勘测队得出结论的黑峰山进行为期半年的勘测,勘测结果令人目瞪口呆:黑峰山铁矿的矿石贮量,一共不到1500万吨。减去已开采部分和与岩石混生不适于现代化开采部分,可开采的矿石已所剩无几。

我们的生产条件还没有达到如此先进的地步:投资上亿元,挖取不到2000万吨矿石,还不包括从中支付的近千人的每年近300万元的工资和巨大的行政开支。

可以想象野鹿钢铁公司决策者们应该是如何的沮丧和震怒。他们找了401勘测队,401所作的唯一答复是对黑峰山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已失去任何意义,没有人继续从责任上追究,一切损失是野鹿钢铁公司的,而具体到哪一个人,谁又受到了什么损失呢?

而黑峰山铁矿已经存在了,1000名国家正式职工每个月一个子儿也不能少地开支,而且还有奖金。黑峰山亏损是决策错误,怪不到哪一个人。更怪不到已经变得懒洋洋的工人。黑峰山铁矿是生产单位,就必须生产,不能停产。若停了产,用什么理由给大家开工资呢?然而每生产一吨矿石,黑峰山就亏损43元。生产量愈大,亏损就愈多。

黑峰山铁矿领导一方面要完成公司的产量计划,一方面又必须将亏损总额限制在指标以内。他们想尽了办法。1988年9月,黑峰山铁矿毅然决定,将生产改为象征性生产,向乡镇企业和个体采矿专业户收购矿石。

那时,这一带的乡镇企业刚起步,农民们用不着排岩,哪块

山坡上有矿脉，他们就耗子打洞般地挖取。他们不计算成本，他们哪怕一天只挖一吨，卖掉就是钱。黑峰山铁矿收购每吨矿石出价为 16.4 元，卖给公司作价 18.4 元，每吨净差两元，加上全矿工资的合算，反而比生产降低了成本。1990 年，黑峰山铁矿靠收购矿石，居然既完成了生产计划，又降低了亏损指标。

无法猜测公司领导是否因此而略感欣慰，但后来使公司所不允许的，那就是黑峰山运去的矿石，已不再拥有低氟低硫的优势，那些个体开矿户因黑峰山的矿源日益贫乏不得不将贪欲的双手伸向富有的白峰山，他们在那儿找个小矿脉，挖了卖给黑峰山，甚至连品位相当低的介于矿岩间的石头也一古脑拉来，收购矿石的工作人员打着黑峰山的旗号，将它们送到公司的选矿厂。

是该解决一下了。

刘风山明白这一切，他甚至多次想过，黑峰山铁矿的存在就像一幕荒诞的喜剧，而且演得正正经经，有滋有味。他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总有一天要降下帷幕。他曾想，那一天如果真的到来，上级应该首先把这些干部工人安置好。他刘风山，或者是平调，或者是升迁，被安排一个合适的岗位。组织部门会非常认真地征求他的意见，问他对新的岗位是否满意。他会发表看法，提出自己的要求。即使领导无法满足他的全部愿望，至少会对他的意见表示重视，在其他方面进行弥补。而现在，他居然让人扔到菜板上，面临的是锋利无情的切割。

这是真的吗？这不是太残酷了吗？

白峰山那头一直议论要裁减干部 15%，干部严重超员。白峰山绝不会让这边儿的人去占据他们那早已是满登登的位置。

如果，如果这是一个梦那该多好啊！

然而，这一切都不是梦。4 月 17 日上午 8 时，刘风山接到了 12 公里外的白峰山铁矿办公室的电话。那是个年轻人的声